

庫文生學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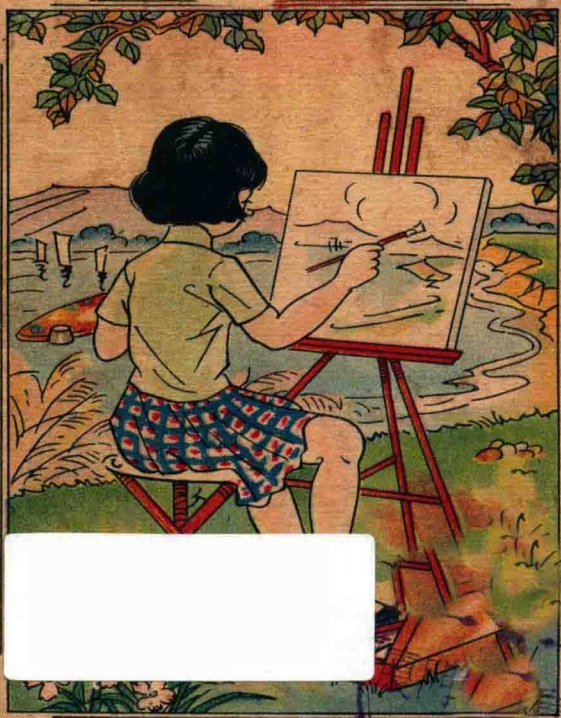
集 一 第

(類 術 美)

事故的家畫名

(冊 上)

校寰亮宗 著岩 史

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名畫家的故事上冊

一 才絕畫絕癡絕的畫家

圖畫，可以分做中國畫與西洋畫兩種。西洋畫是要對好了物體，照着他的樣子畫的，大小，遠近，明暗，色彩……處處地方都要與真的東西相像，這才算畫得好；中國畫恰巧相反，是不必對着物體畫的，只依着自己心裏的意思畫出來就好了，雖然畫某一種東西，他要像這一種東西，但只要神氣十足，外形稍爲不像些，却不要緊。所以中國畫是寫意的，西洋畫是寫實的。中國畫有中國畫的特色，西洋畫也有西洋畫的好處。

歐美各國都是畫西洋畫的。中國畫，却是我們中國所獨有的。在美術上竟能把一國所獨有的中國畫，與世界各國所公有的西洋畫并稱着，這也可

見我們的中國畫是怎樣的特色，怎樣的被世界各國的人們所看重了。

中國畫的起源是很早的，在四千多年前的黃帝時代，有一個臣子，名叫史皇，他便是第一個發明圖畫的，所以這位聖人，便是中國畫的老祖師。我們現在所應用的文字，便是從那時的圖畫裏漸漸的變化出來的。

中國畫既然產生得這樣早，那末一朝一朝，一代一代的傳下來，當然作畫的人已經是很多的了。假使把歷代的畫家，一一爲他們作起傳來，一定可以編成厚厚的幾十冊書。在這裏，我們不過選擇幾個人人都應當知道的大畫家，把他最意味的事蹟，寫些出來給大家看看吧了。

我的那冊與本書成爲姊妹篇的西洋畫家故事，想來諸位也要看的。在那本書裏，只說了三個畫家，說得很長很詳細。人類的性情，大致都是這樣的，每天過着刻板的生活，便要覺得煩悶。讀書也是這樣的，每節書都是很長，看下去就容易減少趣味。所以在這本書裏，要把每篇故事說得短些，這樣便可

多說幾個故事了。

我們現在第一個要講的，是顧愷之。中國人每喜歡一人用許多名字，什麼大名，什麼小名，什麼表字，什麼別號。一個人有三個名字，是很普通的，有時題上五六個，也是不足爲奇。這是中國人的惡習慣，這顧愷之當然也不能例外，他大名叫愷之，字叫長康，小名叫虎頭。他是唐朝以前的東晉時候人，離開現在約有一千六百餘年了。他生長在太湖近旁的無錫地方。那兒有高山，有削壁；有綠水，有流泉，風景是很優美的。他從小看慣那些山水，林泉，因此就養成他作畫的天才了。他很博學，很有才能，是畫家，同時又是文學家，他的詩賦，是印有專集的，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。他還做過大官，曾當過兩次參軍，後來又當過散騎常侍，當時的皇帝，也很器重他。

他的性格喜歡詼諧，言語之間，總帶幾分滑稽，所以人家多很喜歡與他往來。他吃起甘蔗來，總是先從梢頭吃起，最後吃到老的一頭。人家看見他這

樣吃法，很奇怪，因此就問他的理由，他回答說：

『這樣可以漸入佳境。』

這是很對的，甘蔗的嫩梢是不大甜的，越到老頭就越甜，先從梢頭吃起，就可以越吃越覺得甜起來了。這有經驗的吃甘蔗方法，大致就是畫家顧愷之所發明的了。

他的畫，最長于畫神仙，當時，有一位大書家謝安石很尊重他，曾經讚他說：

『自從有了人類以來，從未有畫得如此出神入化過。』

他的畫是這樣的好，所以後人都把他尊為六朝時候的三大畫家之一。還有兩位大畫家是誰呢？一位是陸探微，他是畫人像的專家，曾經畫過一筆畫，連不斷，很覺巧妙。還有一位姓張名僧繇，他的故事，說來很有趣，等到下列一章再說吧。

顧愷之學畫的先生叫衛協，衛協的先生是曹弗興，所以曹弗興便是顧

愷之的太先生了。這位太先生是中國畫佛的元祖，他最喜畫大規模的人物，曾經有一次，用五十尺長的素絹，畫一個像，頭，面，手，足，胸，臆，肩，背，沒有一處不畫得很好，而且筆墨飛舞，立刻就畫成，真是不容易。有一次，孫權命他畫屏風，他一不經意，錯落一筆墨在絹上，因此他就想法把這點墨，畫成一個蒼蠅，補救了這個毛病，後來孫權看見了這屏風上的蒼蠅，以爲是活的蒼蠅，竟舉手去彈牠了。可見他的畫，畫得和真的一樣的。他還能畫龍，據說有一年的十月裏，皇帝在青谿之邊遊玩，忽然看見一條赤色的龍，自天上下來，在水波上面行走。當時皇帝就命令弗興畫起來，皇帝親自題了詞句在上面，珍藏在秘府裏面，到了宋朝文帝時候，國內患旱災，各地祭天求雨，仍是一滴雨也沒有。于是就取曹弗興的這幅『龍』，放在水面上，一剎時風起雲湧，大雨接連落了數十日。這雖然是迷信的傳說，不可相信，然而也可以想見人家崇拜曹弗興。

的藝術神妙了。

有了曹弗興這樣的名師，遂能產生顧愷之這樣的出色學生來，教師和學生，實在很有關係的。當時，人們都說顧愷之有『三絕』，什麼叫『三絕』呢？一是『才絕』，二是『畫絕』，三是『癡絕』。博學多能，善于詩賦，這便是『才絕』，現在來講他的畫怎樣的絕吧：

六朝時代，壁畫最爲流行。『壁畫』就是不畫在紙上絹上，而畫在壁面上。所以當時名人的手蹟，多是在寺院之內，或是在宮牆上面。顧愷之畫山水，人像固然都是在絹上，但畫到那些仙佛，就多是壁畫。有一年，新建一所瓦官寺，落成後，和尚設立一個佛會，請當朝的大官貴人到寺裏來參拜，並請求他們捐助。當時這般大官貴人沒有捐過十萬錢的，等到和尚請求愷之的時候，他却很豪爽的在簿子上大書『十萬』兩字。但是他素來是以窮出名的，所以大家都以爲他是空寫寫的。後來寺裏的和尚，要請他照捐簿拿出錢來。愷

之要求和尚在寺裏備一垛好的牆壁，和尚照辦了。他每天早上跑到寺裏，晚上跑回家去，這樣的有一月餘，在壁上畫了一尊維摩詰的像，却不許人家窺探。等到大體畫完，將要點眼睍子的時候，于是對寺裏的和尚說：

『第一天的觀者，請他們佈施十萬，第二天要五萬，第三天可任意佈施。』

等到一開戶，果然來看的



果然來看的，人的擁擠萬分

人，擁擠萬分，佈施的人，也接踵的跑來，沒多少時候，就得到了一百萬錢。

原來愷之平時畫了人像，總是幾年不點眼睍子的。他的不點睍子，自有他充分的理由。可是此次他把維摩詰一畫成，就點睍子，大家都很奇怪，所以都爭着要來看，並且都很願意佈施了。

他的畫人像，當時是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。曾經有一次，替當時的一位文學家裴楷畫像，于像的面頰上加了三莖毛，看的人都說特別增足了神氣，又有一次，要爲當時做大官的殷仲堪畫像，仲堪因爲有目疾，不願給他畫。他說：

『眼睛確乎很重要的，但我有辦法，只消等點好了睍子，用飛白的筆法一拂過去，使他像輕雲的遮蔽了月亮那樣，豈不是很美嗎？』

仲堪聽到了他有這樣美妙的補救方法，就答應給他畫了。

他的畫是這樣的妙絕當時，現來再來講他的癡絕吧：

曾經有一次裝了一櫥畫，封好了，並且題了句子在上面，寄在友人桓玄家裏。櫥裏的畫，都是十二分珍貴的。桓玄收到之後，就打開櫥門，取出所藏的畫，再好好的封起來，同原來一樣，送還給他，並且欺騙他說：

『沒有開動。』

他看見封條同原來的一樣，但裏面的畫是一張也沒有了。因此他就很快樂的毫無疑惑的說道：

『這許多神妙的畫，已經成了精靈，竟能變化着跑走了，這就猶如我們人類能夠成了仙昇到天上去一般。』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神情上是一些也不顯出對於這事有什麼懷疑的，他認為櫥裏的畫一定是成精了，這不是癡到極頂嗎？

他每喜歡矜誇自己的才能，矜誇得過甚其辭的時候也有，因此朋友們都當着面極口稱讚他，他聽了，總是搖頭擺尾，更加得意了，其實朋友們都是

有意戲弄他的。他以為自己所做的詩，是有像從前詩人那種風格的。有一次，那是一個夜裏，有一輪明鏡般的月亮掛在空裏，那綿羊毛似的雲片在緩緩的浮動着，他同了一位當時很有名的文學家謝瞻，在一個花園裏賞月，他高聲的吟咏着自己的詩句，謝瞻知道他是有意誇示自己的詩才的，于是他就遙遙的不住的讚着。他聽見謝瞻竟讀一句，讚他一句，更覺得意到忘記自己的疲倦了。這樣的經過了好久，好久，謝瞻要想睡眠了，就叫了一個人來代他讚嘆顧愷之的吟詩，但愷之一些也不覺得，仍不住的讀着自己的詩一直到東天發白，方興盡而止。這不又是癡嗎？

他又很相信邪術，以為施起法術來，一定是很靈驗的。于是可笑的癡事又做出來了。有一天，桓玄拿了一束柳葉，騙他說：

「這是樹上的夏蟬用來隱蔽身體的葉子；我們人類假使也把牠（葉子）遮蔽身體，別人也可以看不見他的。」

他信以爲真，並且很喜歡的要試試驗一次。過了一會兒，乘着桓玄不留心的時候，急忙把身體隱匿在柳葉的後面。桓玄知道他要試驗了，有意要想玩弄他，就假作真的看不見他了似的。那時桓玄正要想小便，于是就向他身上溺了，溺了之後，仍平平常常視若無事的走了。顧愷之受了他一身的尿，還極口稱讚這隱身法術果然很靈，他以爲桓玄是真的沒有見他的。諸君想想看，這位大畫家不是癡得很有些程度嗎？但他的癡，却不像普通人那樣的癡法，他究底是才絕畫絕的人，所以癡得是很有意思的。

他的畫，留傳到現在的很少，這是因爲年代隔得太久遠了。聽說在前清遺老名叫端方的家裏，還珍藏着他的一幅洛神圖，英國博物館裏也藏有一幅班姬像。這兩幅難得的畫寶，現在書局裏還有印版的可以看到。



一一 把畫的龍點好了眼睛就飛去了

我們中國的繪畫，是從什麼時候纔漸漸的興盛起來的呢？原來是後漢。那末到了什麼最爲興盛呢？原來就是六朝。那時候，上自皇帝貴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很信奉佛教，所以那時候最多的是和尚，並且他們都很得勢。地方上的寺院，年年只有建造起來，並且規模都很大。新造了寺院，就要畫壁畫來裝飾牆壁，有的寺院裏，連菩薩都不是泥塑的，也不是木雕的，而是請名畫家來畫成壁畫的。那時的壁畫，既然這樣流行，因此研究繪畫的人也就多起來了，因此作畫的方法也就進步多了，因此偉大的畫家也就產生了。

那末那時候的偉大畫家有那幾位呢？這在前節已經說過了，一位便是晉代的顧愷之，還有一位便是宋代的陸探微，再有一位便是梁代的張僧繇。當時畫得一手好畫的人，是有幾百個，可是其中最著名的，只有這三位，所以

後人稱這三位名畫家，叫做六朝時代的三大家。這三大家裏的顧愷之，我們已在前節講過他的故事了。關於陸探微，因其生平的事蹟，流傳下來的很少，在前節也已附帶的說了一些，現在不再講了。本節所要講的，便是張僧繇的有趣故事。

這位畫家是吳中人，曾做過將軍，又做過太守。所以他在皇帝的朝廷上，也是赫赫有名的。但是他最聞名于全國，並能留名于後世，而被人稱讚不絕的，却是因為他的畫的高妙。我們已知道那時候的人民，都是很相信佛菩薩的，那時的梁武帝也是信佛的一人。地方上凡新造了佛寺，武帝總是命令張僧繇去畫壁畫。所以他的壁畫，各處寺院裏都可見到，他的名字也就給大家知道了。

他對於人物畫最擅長。在西洋，人物畫是可以分做肖像畫，宗教畫，歷史畫，風俗畫……等等的。肖像畫便是專門畫人的肖像的，宗教畫便是專門畫

宗教上的事蹟的，歷史畫便是專門畫過去歷史上的事蹟的，風俗畫便是專門畫社會上種種生活習慣的。這是西洋畫的分類，分得很有條理，我們中國畫差不得也可以這樣分的。張僧繇對於這四種都畫得很好，而畫得最多的，當然是宗教畫，他在寺院裏面所畫的都是這一類。

在武帝的時候，許多王侯都分居在各處，武帝常常想念他們，想得很苦。因此就命張僧繇把各位王帝的容貌，一位一位的畫起來，都畫得同現代用照相器所拍出來的那樣像。從此武帝每想到那一位王，便去看看那一位王的像，看了肖像就像看了真人一般，心裏便得到了安慰了。

他畫宗教畫曾經有幾個傳說，是很有趣的。這傳說很荒唐，都是迷信的，在現代的我們，當然絕對不會相信的。在這裏，不妨寫出一個來，當做笑話聽聽：

他曾經畫過兩個天竺和尚的像。這兩和尚本來是合畫在一幅紙上的，

幾十年之後給人分開來，成了兩幅，一幅一人。一幅被一個做過大官的陸堅買了去，還有一幅竟轉轉彎彎的傳到了洛陽一個姓李的家裏。有一次，這個陸堅害了病，重得很危險，忽然在睡夢之中，看見一個和尚，面貌很像家裏藏着的那幅張僧繇所畫的天竺和尚。這和尚對他說：

『我還有一個同伴，分離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，如今是在洛陽城東一個姓李的人家。你倘若能夠爲我訪求得來，使我們再能相聚在一塊兒，我定當用法力幫助你，使你的病不久就好起來。』

陸堅做了這夢，醒轉來之後，就派人跑到洛陽去尋訪，後來居然訪到了，化了十萬錢把那幅畫贖了回來。於是這兩個分別百來年的天竺和尚又聚合在一起了，陸堅的重病，也立刻好了。

他除畫人物之外，還長于畫鳥，畫起來就活像真的一般。潤州有個興國寺，寺裏的房屋都很高大，因此斑鳩、鵲鳩之類，每喜歡做窩在梁上，一天到晚